

中山醫學大學第二屆迴旋梯文學獎 投稿作品表

參賽類別	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小說組 <input checked="" type="checkbox"/> 散文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新詩組
作品名稱	黎明
<p> 天空灰的像哭過，烏雲滿布的天空，理應是豔陽的下午，黑暗卻陰沉地來襲，讓人措手不及。 </p> <p> 急診室裡忙碌的生活，刺眼的白光，刺鼻的消毒味，讓我忽略了生活周遭環境的變化。手中的縫合針線，規律地交叉，在這些年的訓練下，我已經學會在各種情況中作樂。此刻的我像是指揮家一樣，來回的手勢指引每一條線的穿插，感受尼龍線在手中交纏，透過我的引導，在患者傷口譜成美妙的樂譜，無論是什麼曲風，無論用何種方式演繹，一首首美妙的樂曲都能悄悄地在緊密縫合的傷處完成，而患者朋友們的感謝像是曲終的掌聲，為整個音樂會畫下最佳的落幕。小時候曾幻想的指揮家夢想，在此刻也以不同的樣貌呈現。 </p> <p> 「天黑了啊？」收拾器具的我擦了一下眉頭的汗珠，望了望窗外，和一旁的護理同仁小惠聊了一句。 </p> <p> 「現在才四點耶，待會下大雨就麻煩了……」語音未落，窗外一道閃光劃過黑暗映入眼簾，緊接著一聲轟隆巨響，直接把小惠的話劃下句號。 </p> <p> 在急診室的生活中最討厭這樣反覆無常的天氣了。雨天的行車視線模糊，偏偏路上駕駛又總愛在雨中搶快、在車陣中穿梭，使我只要輪班到急診的時候遇到下雨天，我的心也跟著在下雨。儘管心情被抹上陰霾，看著候診區還有幾個等待縫合的患者，我也只能收拾心情，趕緊準備下一首的演出，再次登台上場。 </p> <p> 接連演出好幾首樂曲，我的手不禁也有些乏了，撇了一眼牆上的鐘，看著那呆滯的時針，納悶著為何時針總在等待下班前過得特別慢。突然想到擱置在討論室，那個只啃了兩三口的漢堡，我的肚子也適時地咕嚕作響，小惠忍俊不禁地噗嗤一聲「學妹太誇張了喔！」我的臉立馬發紅，就像急性過敏那樣渾身不對勁。 </p> <p> 「學妹，趁現在的空檔去吃個東西墊一下肚子吧！」一旁的阿家學長挺身而出化解我的尷尬。阿家學長，急診室中當之無愧的男神。再慌亂的場合，只要有他就像吃了定心丸一樣，能安穩大夥的情緒。更神奇的是那一絲不染的白袍，在急診室這種隨時可能血肉橫飛的戰場，白潔的白袍更是不可思議的存在。既然學長巧言相助，我便配合地打諢「學長一言，小妹莫敢不從……」留下一片笑聲，獨自一人躲到討論室與冷卻的雞腿堡奮戰。 </p> <p> 我特別喜歡這種小確幸，人在忙碌中能偶爾偷個閒的快樂，實在是人生一大樂事，尤其是嘴巴啃著食物，腦中回味剛剛的精采演出，同時享受身心靈上的滿足。 </p> <p> 我想，這就是所謂暴風雨前的寧靜，這樣的平靜沒過多久，刺耳的「我醫~我醫」就從千里遠急奔至眼前。在急診的生活，對於這樣的聲響照理來說應該司空見慣，雖談不上悅耳，但也不至於噁心，不過這次的聲響來的又急又趕，讓我也有些不舒服。 </p> <p> 整理一下心情，耳邊急促的聲響將我拉回現實，此刻的我更像是即將站上戰場的戰士，反覆檢查自己的著裝，確認一切無誤後拉了拉白袍，義無反顧地走出討論室。 </p> <p> 本來腦海中已經想像會經歷的忙碌，但眼前的慌亂明顯地遠超出我的想像，倒不是大 </p>	

量傷患入院那樣的雜亂，而是來自內心的不安。救護車上送來的只有一位傷患，一個小女孩，一個年僅五歲左右的小女孩。

「救救我女兒~」撕心裂肺地哭喊聲將我扯回眼前的現場，阿家學長指示同仁們安撫那位明顯情緒失控的家屬，一邊招呼我，「學妹，小孩急救會嗎？」

「我有考過PALS的執照(小兒高級救命術)，應該可以……」吞下一口水緩一下情緒，雖然心中有些紊亂，但我還是鎮靜地回答。

「好，開工！」無須更多的言語，方才一片混亂的場景就像重新開機，所有人立刻回到應有的位置行應處理的事務。我也利索地開始急救流程，阿家學長開始指揮救護人員的調度安排，我們需要一個空間，一個能讓我們身著白袍與死神決鬥的空間，由於女童的傷勢相當嚴重，頭顱也有明顯外傷，我必須趕在更多幫手來之前，把女孩最重要的脈搏壓回來。

「一上二上三上……」口中喃喃念著急救口訣，我看著女孩童稚的臉龐，想到我那三歲在家的女兒，想到此時正應該是最無憂無慮的年紀，應該要疲憊不堪的身軀又充滿了力氣，此時心中只有一個信念——我一定要把脈搏壓回來！

現在的時空特別混亂，說不上時間是快還是慢，我耳邊充斥著關於女童身體狀況的數據和注射的藥物量，手不停歇地壓著，腦也飛快地運轉。

「逼！逼！」天籟般的聲響瞬間響起！

「回來了！壓回來了！」小惠尖叫著。此時的尖叫讓大家繃緊的神經頓時有那麼一毫秒的舒緩。

「趕快推去加護病房！」阿家學長急促地吩咐，低迷的情緒一掃而空，所有人動作彷彿迷茫中的船隻看到燈塔一樣，自動自發地加速前進，剛剛趕來在一旁準備接手的兒科主治醫師，只來得及投給我一個肯定的眼神，就忙碌著安排接下來的計畫。

歷經一番苦戰的我，筋疲力盡的癱在討論室休息，但腦中的思緒依然奔馳著不停。

「學妹，辛苦你了」阿家學長遞一杯水給在討論室呆愣的我。

「情況如何？」顧不及喝水，我想知道那個與我只有一面之緣的女童怎麼了。

「昏迷指數三，頭部重創，嚴重出血……」我們對視一眼，身為專業的醫療人員，我們都知道這意謂著什麼。

我用力地抓了一下水杯，紙杯瞬間被擠壓的喘不過去。「為什麼？怎麼會這樣？」接連的問句把這滿溢的情緒不負責任地倒給阿家學長。

「被大貨車撞到……」阿家學長看著窗外滂沱的大雨，試圖讓我的心情平靜一點。我回過神，才發現滿臉大汗的學長竟沾濕了一向一絲不苟的白袍。

「下班了，好好休息吧」學長拍了拍我的肩，此時我才看到如戰神一般的阿家學長，眼眶跟我一樣，紅的。

雨會帶走這一切吧。應該是歡喜迎接下班的情緒就被這場雨沖散地不著痕跡。

我下意識地騎著車找尋晚餐的店家，路過一個轉角，往日總是雍塞的交通要道，這刻竟然空出這一片空白。也許是好奇心推使，也許是冥冥之中地安排，我停下車。這裡雖然美食小吃不少，但交通實在太混亂，讓我在台中的這幾年總是有意識地避開此處。撐傘緩步經過那個似乎被大家遺忘的轉角，斑馬線上一道鮮豔的紅喚住了我，驚得我頓時無法動

彈。原來，雨沒有帶走。

我失了魂地隨意找一間店家，茫然地坐在餐桌，看著與我處在不同時空的新聞播報。

「會不會，有一天，時間真的能倒退……」桌上的手機突兀地響起，阿家學長那燦爛的笑容出現在手機，我燃起一絲希望地接起手機，極盡所能地擠出期待的語氣「學長，沒問題吧！」

「我們盡力了」簡短的五個字，就如同外面那不合時宜的大雨，將方才燃起的火苗澆熄，我的淚倏忽地落下，嘴裡的乾麵也變得苦澀。

「接下來為您插播一則快訊，今日有一女童……」主播用著一貫的口吻專業地播報新聞。突然意識到什麼，我壓制心中那不斷湧出的悲傷，放下筷子果斷地轉身逃離麵店。

恍惚之間，我又再次走到這個被世界遺忘的角落。我坐在路邊的長椅，任憑雨水從傘際滑落，來來往往的車潮還是一如繼往地洶湧，又有誰知道一個童貞就在不久前的剛才在這裡殞落。

抬頭望了頭上的路牌「黎明」。回想起幫女童心肺復甦時的一幕幕，當時我真的能感受到那股微弱地心跳，也用盡全力地想跳動。

事隔許久的現在，想起當時的畫面，仍可掀起我心中洶湧的浪潮。雖然那不是我第一次見證生命的起落，但這麼幼稚的生命，卻是我人生第一回的經驗。而這樣的經驗，讓我更加肯定走在醫學這條道路的初衷。每當我面對挫折時，無論是來自知識或臨床或生活上，我都不會忘懷女孩給我的衝擊：有個小女孩經歷那麼重大的傷病，在最後一刻都不肯放棄。

最後，我想藉由此文紀念當時的感觸，也想通過這篇文章與那只有一面之緣的女孩對話，就算只是我一廂情願。

「小妹妹，妳還好嗎？我是那個姐姐，我還記得妳很堅強的樣子喔！妳是我這輩子見過最勇敢最厲害的小孩！在另一個世界也要一直勇敢下去喔！」希望另一個世界沒有黑暗，只有黎明。